

晨光里的汗珠



潘麒安

凌晨四点半的沈阳，天刚露出一层淡青。沈白高铁沈阳北站的股道间，钢轨泛着冷光，毛工长的声音在空旷的站场里荡开：“安全带系到最紧，踩梯车时脚底板得像粘了胶。”

毛工长是沈阳供电段接触网工区的工长，43岁的他干这行已经25年了。长年的风吹日晒让他黝黑的皮肤愈发油亮，显得比同龄人更加老成一些。

接触网指的是高铁头顶那一排排电线，火车能跑起来全靠它供电。毛工长的工作就是和工友们把这些电线调整到最合适的状态，为高铁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保障。

他今天的工作，是对接触网上的吊弦进行

精调细修。吊弦连接承力索与接触线，调节接触线高度、改善悬挂弹性，每根吊弦的误差要控制在两毫米之内，否则列车取电就会不稳定。

毛工长仰头看了眼接触网，那些银灰色的线绷得笔直，像被晨光拉紧的琴弦。七月的暑气已经在草叶上蒸腾，空气中飘着铁轨被晒热的味道。远处的塔吊还浸在薄雾里，工友们正把激光测量仪往梯车上搬。金属器械碰撞的脆响，惊飞了线路边的麻雀，几只灰影掠过淡青色的天空，留下几声短促的啾鸣。

五点刚过，东边的云层透出金红的光。毛工长踩着梯车往上爬，腰间的工具袋撞在栏杆上，扳手和尖嘴钳叮当当撞出一串节奏。

“这天闷热闷热的。”他喘着气把激光仪架在平台边缘，“这才刚亮天，后背就湿了。”

“天气预报说今天最高35度，这会儿还算好的呢。”工友老周回应着。

6米高的梯车缓缓启动时，太阳刚爬到仓库顶。毛工长扶着护栏的手心里全是汗，手套早被浸得透湿。他看了眼吊弦，米尺在

手里晃了晃：“差两毫米就得重来。”话音未落，汗珠“啪嗒”砸在测量仪的显示屏上，晕开一小片水雾。

老周递来整弯器，两人的胳膊肘在狭窄的平台上碰了一下。“左边拉出值多了5毫米。”老周眯着眼看参数屏，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只能一边用胳膊肘挡着额头，一边说：“冬天哈气都成霜，现在喘气都带火星子。”

毛工长被老周的话逗笑了，手里的扳手却没停，螺栓在力矩扳手的作用下发出“咔嗒”一声轻响，那是达到标准扭矩的信号。接触线轻轻颤了颤，像被惊动的蝉翼。

东边的天际彻底亮了，清晨的阳光也很炽热，皮肤甚至感觉有些刺痛。他们的工作服早贴在了背上，能看出脊椎的轮廓。汗水顺着安全帽的系带往下淌，在下巴尖聚成水珠，滴在脚下的钢板上，溅起细小的水花。他们不停擦拭脸上的汗水，手套上的油渍蹭到脸上。

调整完第三组吊弦时，太阳又升高了不。毛工长觉得后颈像被烙铁烫着，他想转

头活动一下脖颈，衣领的摩擦让脖子的痛感愈加强烈，忍不住“哎哟”了一声。

六点十分，他们完成了该点位的最后一处作业。毛工长摘下手套，五指一拢竟攥出小半掌心水来。他低头看了眼记录板——导高5989毫米，拉出值300毫米，吊弦高差两毫米。风从股道间穿过去，吹得接触线嗡嗡响，像是在回应这些精确到毫米的坚持。

收拾好工具，毛工长和工友们匆匆赶去下一个作业点，他们的脚步在铁轨间磕磕绊绊，脚踝扫过发烫的道砟，带起一阵阵热气。他厚重的劳保鞋底已经磨得发亮，鞋帮上沾着的土渍早已被汗水浸成了深色。

毛工长不禁又抬手看了看那些吊弦，此刻正随着晨风轻轻摇晃，像是在丈量钢轨与天空的距离。而和工友们的汗珠，早已顺着枕木的缝隙渗下去，在即将开通沈白高铁的土地里，悄悄长出了新的刻度。远处传来列车的鸣笛声，悠长而清亮，穿破热浪，在晨光里荡出层层涟漪。

红河五城的文学回响

李伟东

夏至之时，阎连科、汪兆骞等文学名家的脚步叩响开远的土地。这座被称作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，正以百年铁轨为轴，徐徐展开一幅跨越时空的文明长卷。

推开开远记忆客厅的玻璃门，仿若翻开一部厚重的典籍。小龙潭出土的腊玛古猿化石，将人类文明的刻度回溯到800万至1500万年前。汉武帝时期的毋县、1932年定鼎的“开远”之名——“四面伸开，联结广远”，短短八字，道尽这座城市贯通四方的雄心。1909年滇越铁路的汽笛划破长空，钢铁巨龙载着工业文明的火种，将开远推向时代前沿。如今站在战略物资储备点的枢纽位置，仍能听见往昔铁轨震颤的余音。还有那些锈迹斑斑的工业零件与城市变迁的影像交织在一起，老式车床的齿轮、褪色的工牌、黑白胶片里的烟囱，无声诉说着从工业重镇到生态新城的蝶变。

南正街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，串起开远的人文脉络。清末回族将领马维骐跨马挥刀抗法的身影，与台儿庄等战役中2000名开远儿郎浴血奋战的呐喊，共同铸就“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”的荣光。九天阁飞檐上的铜铃叮咚，似在吟诵明代状元杨慎与开远进士王廷表的“双百梅花诗”，墨香与硝烟在此交织，讲述着云南诗歌史上的传奇。

在街道转角处，滇越铁路历史文化陈列馆如同一座时光宝盒。民间收藏家李飞用20年心血收藏的两万余件展品，将百年铁轨上的故事一一解封。泛黄的1899年云南省地图上，滇越铁路如红线蜿蜒；记录世界三大工程奇迹的古籍里，开远站的名字闪耀；西南联大学子的护照、日机轰炸的传单、米其林机车的老照片，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切片。最震撼处，当数按比例还原的开远站场景——木制月台、锈迹铁轨、斑驳信号灯，在这里仿佛能听见百年前汽笛的呜咽与旅人匆匆的脚步声。

这座工业城市将百年的沧桑风云，都化作滇南大地跳动的脉搏，而那些被文字和图片打捞起的故事，正沿着铁轨，驶向更远的远方。“走过开远，我们都是幸运活着的人”，当阎连科、汪兆骞、汪雪涛、杨杨留下这般深情的题词，仿佛为开远披上一层诗意的纱幔。

作家们走过红河州建水、个旧、蒙自、弥勒、开远五座城市。那一幅幅题词，犹如一片片真挚的花瓣，从作家们的笔下飘落，洒在红河的大地上。这不仅是五城之间的文学行吟，更是以文学为无形的纽带，紧密地连接起这片土地与人们的心灵，为滇南大地注入新的文化内涵。

老将至

卢海娟

一位朋友曾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说，变老是一种突然的感觉。我不信。早已过了不惑之年，我却一直童心未泯，我仍然会激情澎湃。我以为，衰老，对我来说是件很遥远的事。

此前我去取款机取钱，之后沿着小城绕了一圈，大包小包买了好多东西，回到家里才发现，银行卡不见了，翻遍了手提包和卡包，怎么也找不到。丈夫提醒说是不是忘在取款机里了，急忙反身去银行，果然，卡被取款机吞掉了。

气喘吁吁地上楼，却怎么也回忆不出取款时的细节，那一刻，心情沮丧，忽然感觉衰老的到来。老了，就是原本牢靠附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些东西的逃离，最先逃离的，大概就是记忆：有时从卧室急急赶去厨房，到了那里却完全想不起来自己要做什么；每次出门买东西都要先写张纸条，不然，回到家里就会发现，买回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，最需要的，总是被忘掉。

记忆是最先抓不住的东西，就像漂亮的肥皂泡在老将至的日子里炫目地碎裂、消散，我们迈着蹒跚的步子徒劳地追捧，却再也撵不上。

原本一双近视眼如今又老花了，平时戴近视镜，看远处就得把视线从眼镜上方释放出来。这还不算，因为严重视疲劳，恍惚、视物不清，常常流眼泪，有一次，竟然严重到结膜出血。牙齿也开始闹腾，缝隙大了，吃什么都会塞，有的还出了窟窿，一不高兴就让人疼痛难言。还有腿，坐得久一点就不会动了。血液似乎也流得慢了，一遇降温天气人就会变得昏昏沉沉。

那些骤来骤去的小灵感，那些在黑暗中飞舞的小火花……现在露一下头就跑远了，我抓也抓不住。

老将至，岁月饶过谁？老将至，上有父母要赡养，我怎可以苍颜白发，露出一点颓相？老将至，和同样老去的伴侣共同撑着家园，我们还须做彼此的榜样，我怎么敢最先投降？老将至，即使变成炉火的余温，也还是要努力，暖一暖孩子的心……

摇到外婆桥

欧兢兢

蝉刚歇，我光脚踩上青石板。烫得直蹦，老远就听见外婆扯着嗓子喊：“小兔崽子，跑慢点！”她那蒲扇晃得像片快掉的老荷叶，扇边都耷拉成毛边了。

城里空调风跟刀子似的，吹得人脖子生疼。乡下热气软乎乎的，像刚出笼的馒头。我“咣当”推开老屋木门，凉气顺着砖缝往上蹿，混着老木头发霉的味儿。外婆蹲在井边搓瓜，银头发上沾着水珠子。“这瓜在井里泡了一宿。”她把瓜往我怀里一放，“比冰棍还凉快！”我咬一大口，甜汁顺着胳膊肘往下滑。

竹床往香樟树下一摆，外婆先抓把艾草在四角熏。我往蓝布包袱上一躺，“月亮里住着嫦娥……”外婆的声音混着扇子“沙沙”响，比知了还让人犯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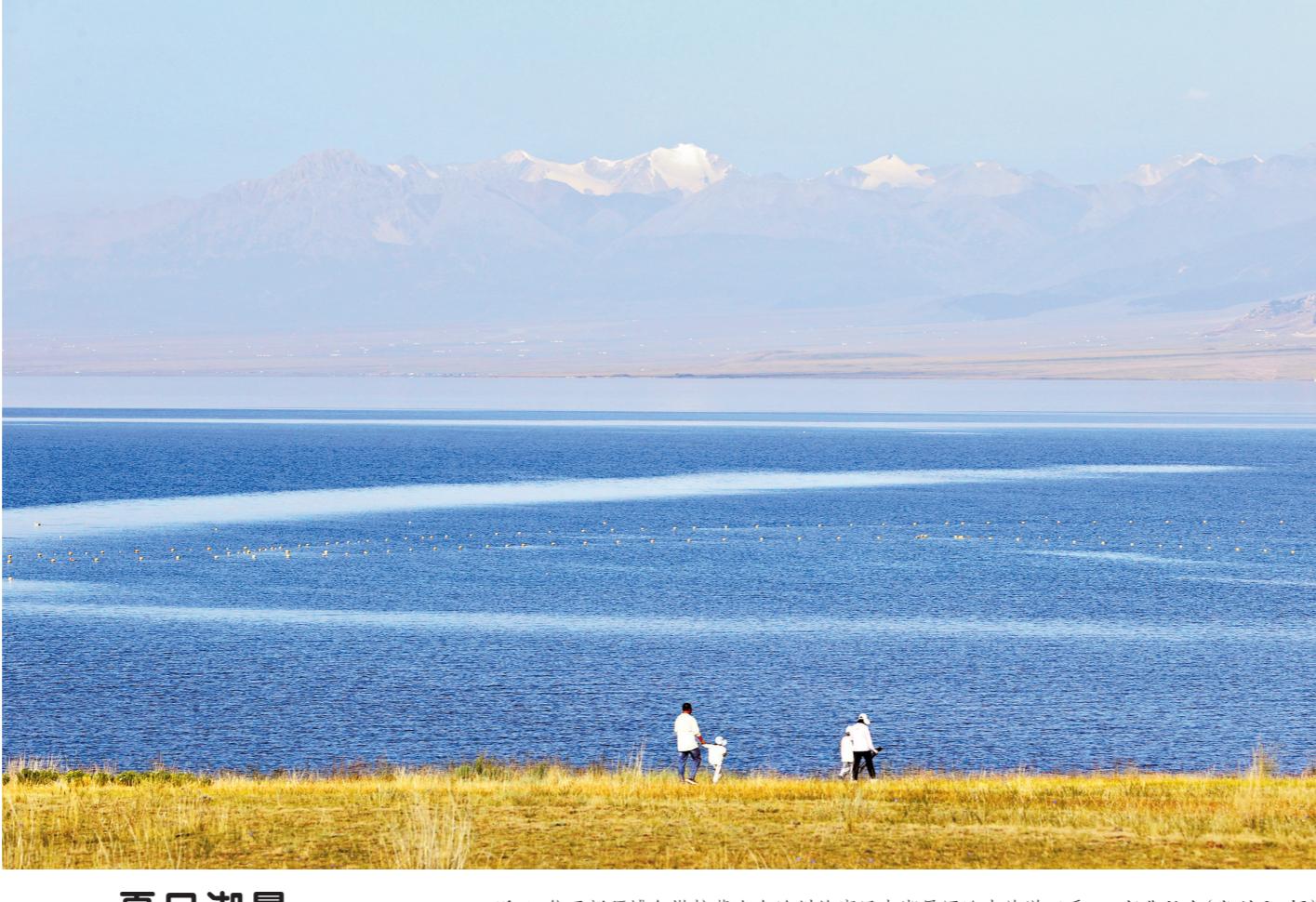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，露水把狗尾巴草压得直不起腰。外婆扇子还摇，凉风里混着艾草苦香和晒过的棉被味。树影在她脸上晃，像水缸里晃你的月亮，皱纹里都藏着笑。

雷雨来得急，我们吭哧吭哧把竹床搬进堂屋。扇子在油灯下泛着黄光，外婆教我认房梁上的蝙蝠。雨点“噼里啪啦”砸瓦片上，像小脚丫在屋顶跑。扇子摇得慢了，却更稳，凉风里飘着新晒的稻谷香。我偷瞄她，见她眼皮直打架，还硬撑着给我扇。

走那天，外婆用塑料布把蒲扇裹了三层，硬往我包袱里塞。扇柄上歪歪扭扭刻着“平安”。现在我坐在空调房，常把蒲扇搁膝盖上。竹骨沁着凉，我儿时画在上面的荷花被岁月泡软了，像浸了水的宣纸。前些天打视频，见她又坐在香樟树下摇蒲扇，银头发飘着，像蒲公英要飞走。我鼻子一酸，突然明白：这扇子哪是摇风？它摇落满树蝉鸣，摇醒井里月亮，摇着时光，把外婆的爱织进夏夜，织成张温柔的网，兜住我所有夏天的疯跑和傻笑。

故乡的味儿，就是蒲扇摇的风。这风从记忆里吹来，带着井水的凉、甜瓜的甜、艾草的苦，还有外婆手心的暖。它轻轻拂过心尖，在炎夏开朵不谢的荷花，花瓣上沾着扇子摇落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像她永远弯着的笑眼。

夏日湖景



近日，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景区迎来旅游旺季。新华社发(张利民 摄)

海南记事

张世斌

三十多年来，我曾于三个时期去海南，从初识海口的“一瞥”，到对海南产生了浓厚兴趣，概言之，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我确实逐步喜欢上了这片土地。

第一次去海口是1993年初。记得在北京首都机场登机时，西北风裹着雪粒儿，冻得伸不出手。可到了海口竟然如初夏一般，空气和温度舒服极了。当时第一想法是：如果将来能在这里过冬，便叫幸福了。

首次到海南岛，一切都觉得新鲜，椰树、槟榔树挺拔高耸，枝叶舒展。在海口几天，除了餐厅就是歌厅，看商者边吃边谈生意，边玩边聊买卖。在吃喝和听歌的大厅里，歌手或是主持人，一首歌或是一段逗趣的话，能挣来几百或上千元。一女主持人唱了一曲，随着叫好声，张张钞票飘然而至。此时，脑海里油然冒出“灯红酒绿”“纸醉金迷”的成语。

第二次去海南是1998年底。我们一帮“老记”，在海口、兴隆、三亚及海南的农场林场等地实地考察，研究学习。

印象最深之一，是兴隆华侨农场，也叫热带植物园，有3400余种树木，其中海南苏铁、桫椤等65种为珍稀濒危物种，更有一种让我惊讶的树——“见血封喉”，这可是在学龄前

乍去时，目的是“猫冬”，除了在室外散散步，其他时间便在室内看看书，写点东西。后来遵朋友劝，便短途旅行，这一“行”不打紧，眼界大开，更听说了许多美丽的故事。

一位朋友亲身经历这样一件事，他在

距定安县城十公里处一个小区居住，一天下午乘出租车到五六公里外的小镇游览。

由于观景入迷忘了时间，回到原停车点去找出租

车时，已没有了。急难之时，路旁卖菜的一位女商贩看出端倪，告诉他：“过半个小时，我丈夫开车从这路过，顺便送你回家好了。”朋友说，下车付钱时，对方说什么也不收，强调：“回家路上捎个脚，帮个小忙，谁没个难处，你遇到也会帮的。”

一位在定安短期定居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到一个农贸市场买菜，遇到一位60多岁的卖菜老人阿娟在马路边摆摊，有白菜、韭菜、茄子、黄瓜等，旁边放着一堆大个头的辣椒，喊着送人。说大辣椒栽种太稠了，间苗儿“间”下来的辣椒扔了可惜，不如送给愿意吃辣椒的人。

无独有偶，住临高县城的朋友也讲了一件农民免费送大辣椒的事儿。卖菜人从电动三轮车上卸下来一大编织袋辣椒吆喝，说家里种的辣椒丰收，吃不完，是特意运来送人的。

这些事情，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海南的红土地上。想着这些，觉得那片大地上的一切更美。那些抬头即见的小景，一个个鲜活画面，真让人心旷神怡。

论的见证者。

人说汉中地兼南北而不南不北，是南方的北方、北方的南方。这里毗楚界，通蜀连秦，春迎川风而暖，夏沐朔气而凉，秋可聆巴山夜雨之淅沥，冬能眺秦岭雪之苍茫。战时为控南北之键，可到了承平之日，则俨然世外桃源了。

这里的桃源可不是因封闭幽独而名世的，秦岭峻而秀，巴山秀而险，山中有修竹，也不乏劲松。地兼南北让人事也北南相兼，这里的人说话，是川语方言，有“晓得滴”，也把自己叫“饿”；吃籼米，也吃白面；就说辣子吧，川陕似无人不爱，可这里的辣子也有混血的特征，没有四川那么辣，但做菜有时却要搞得麻；回锅肉是经典的川菜，但这里却也创新了一个有意思的“回锅鱼”……四方的文化，在这川楚陕交界的地段，相遇、融合、共生，衍化出一种和谁都像，但和谁又都不同的汉中气象，这气象蓬勃生发，蔚然大观。

汉中的几个历史瞬间

“巴、蜀道险”对谁都一样，山里面的人出来难，山外面的人进去也不易。刘邦带着几万将士卒刚过了秦岭，“辄烧绝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袭之，亦示项羽无东意”。刘邦到汉中时连屁股都没坐热，就回师跨过故道，来攻打咸阳了。这个为崇峦环抱的汉中，宛若一个腾跃飞升的支点，让刘邦在这里轻轻一跃，便由汉中王，而成了君临天下的汉朝皇帝。

刘邦到汉中的时日，就是把攀爬栈道的时间都加上，也不过一百多天。这一百多天，在中华数千年的历史上，不过匆匆一瞬。这一瞬，在历史长河中却掀起了巨大波澜，一个崭新的王朝自此由山中走来。

汉中，其实又不只是一个王朝的支点。西汉与东汉，东汉与三国，三国与魏晋，在时间上紧密相连。诸葛亮《隆中对》言，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”。以曹操之智，当然更不能忽视汉中的战略重要性，他说“若无汉中，则无蜀矣”。纠缠

李云龙

跟西安比，陕西的汉中名气没那么大。能让汉中与众不同的，那就跟我干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紧要的关系了。我们编写的课本里，语文书里选过《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，“关中”是楚汉相争避不开的地方。刘邦逃脱了鸿门宴后，项羽和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便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都南郑”。

项羽是没怎么看重汉中这个地方的，“巴、蜀道险，秦之迁人皆居蜀”。交通实在是太差了，也说明整个地理地貌险峻多山，没办法儿和一铺千里的平畴沃野相比，这就让人们生计困难。不光是生计，北面的秦岭，高巅连绵、群山阻隔，就是行军打仗也不易。人事上的问题也很棘手，这些背离乡亲的秦国人，本来就要对项羽怀恨，现如今他们被项羽逐到这个穷乡僻壤，又让刘邦来收拾这个管理移民和土著的烂摊子，因此人们把怨气撒到倒霉背锅的刘四儿身上亦未可知啊。

都说世事难料，刘邦身边不乏能人，有那么几位在治人上就很有心得。当初他刚入关中时，便从张良的建议，“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，这收买了秦人心，“人又喜益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”。